

●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戏剧 与 影视研究

第 6 辑

1997

● 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反对我四项基本原则,对我国内情况进行捏造、歪曲或对我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保管,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

戏剧与影视研究 (6)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7)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编辑

季啸风 李文博主编

桂霭茹 选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6印张 153千字

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013-0208-1/J·6

(书号 8201·48) 定价 1.65元

〔内部发行〕

目 次

戏 剧

从剧场出发
执现代与传统把手的吴兴国
永远的吴剑虹
日本的《麦克白》
约瑟，巴普的故事
合作中不求协调——80年代美国演艺新动向
换 幕！

孟上勇采访 一
杜 澜 七
胡鼎宗 一一
赵康德 一五
钟明德 1
陈尹莹 一六
小 路 一七

电 影

什么不是电影？（1—4）
新电影（本周话题）
民国七十六年台湾电影宣言——给另一种电影一个
 存在的空间
电影评论的文化理想
对另一种电影的另一种声音
我们电影政策的目标是什么
关于电影的几个问题
良心话
后 记
另一种意见
从台湾到香港
另一种电影要建立另一种发行
有的，没有的——1986台湾电影的一些记录
平分春色
柯一正（新锐导演系列）
八十年代，看德国的新电影——重创新的电影语言
 表现时代精神
德国新电影的历史定位
永垂不朽：分析三部德国经典电影
德国电影美国化
温德斯的美国结
荣耀中止步：浅谈塔可夫斯基的作品

陈启光译 6
14
14
黄建业 一八
石静文 一九
小 野 二一
张京育 二三
舒 琪 17
李焯桃 20
石 琪 21
罗 卡 22
刘成汉 23
游正名 24
金炳兴 27
辛澎祥 二四
三〇
黄玉珊 三二
史文鸿 29
31
吴正桓 三三
梁德森 35

意念·感情·个性——阿瑟·潘作品特色(附安坦·阿瑟·潘作品简介)	马田译	37
叙事方法与个人经验——与阿瑟·潘谈“梦醒情真”	谭尚康译	40
句谈活地·阿伦的新片——详析《姐妹情深》	张家瑄	41
手工艺战胜重工业——谈今年威尼斯影展得金狮奖影片“绿射线”	张弄潮	43
电 视		
有线电视节目对其他传播媒体之冲击	黄海星	47
英国有线电视的发展	陈政三	52
我国公共电视的回顾与前瞻	张希哲	三四
星期三九点看什么? ——“爱的进行式”走进了家庭	唐山	三六
补 白		
儿童的观点	卡玛拉	二九

藝術學院教務長姚一羣認為實驗是永無止境的嘗試



話劇界在沉寂多時之後，近幾年再度呈現空前蓬勃的氣象，這股新的戲劇風潮，在大專校園中更如旋風般的，使不少青年學生狂熱的投入校園劇連。各團體的活動雖多半限於校園內，但他們年輕、富衝勁、勇於嘗試和創新的精神，實是一股清新且不可忽視的力量。

《校園劇連》

從劇場出發

／孟上勇採訪

近幾年，話劇界在沈寂多時之後，再度呈現空前蓬勃的氣象，各個戲劇團體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各種不同的表演形式，更開擴了新的視野。

這股新的戲劇風潮不但引起文化界廣泛的注意，在大專校園中更如旋風般，不知迷煞了多少青年學生，他們狂熱的投入校園劇連當中。各個團體的活動雖然多半限於校園的範圍內，但他們年輕、富衝勁、勇於嘗試和創新的精神，對整體

話劇運動，實是一股清新而不可忽視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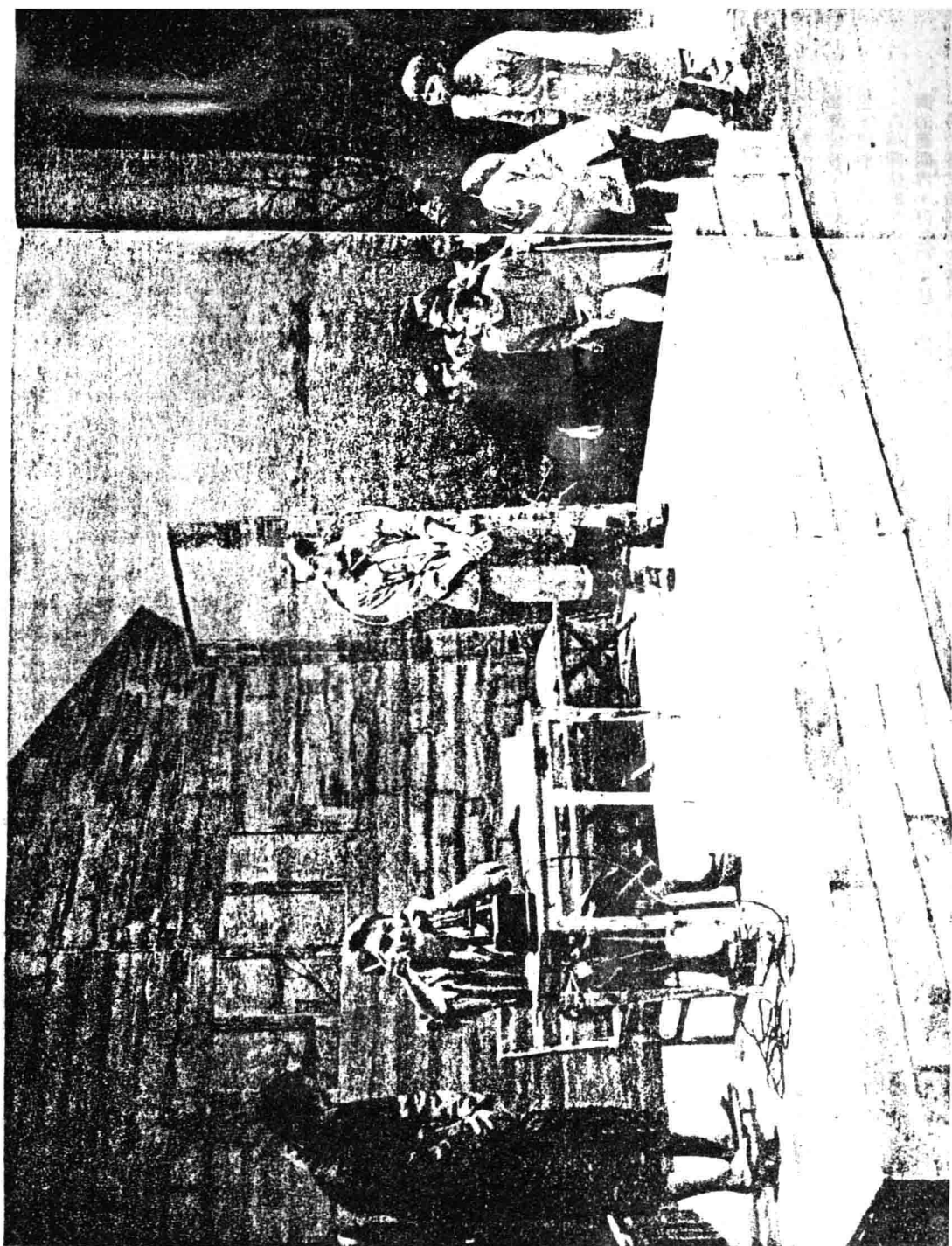
人才的搖籃

目前，國內共有三所大專院校設有戲劇科系，分別是文化大學、藝術學院和國立藝專，三所學校不但教育制度不同，所訴求的教學目標也各有特色。

成立歷史最悠久的文化大學戲劇系，系主任李天鐸表示：「系上

分設影劇及國劇兩組，至今已有二十年的歷史，課程中外教材兼授，理論與實際並重，除培養學生對電影、戲劇以及電視、廣播各部門之基本知識外，並注重學生實務操作的訓練。此外，每學期均對外舉行戲劇公演，讓同學參與劇場實際的工作。但整體說來，私立大學的經費不如國立學院充足，無法常常舉行演出，故而，還是比較著重在理論的研究和戲劇欣賞方面。」

七十二年創立至今甫滿四年的



學生的投入，為校園創造注入一股新的力量（文／張正來攝）

戲劇活動的畫面由校園擴大至社會性參與(文、秋月茶坊)



藝術學院戲劇系，系齡雖然年輕，但幾次公演下來，廣為戲劇界人士所稱好。該校教務長姚一葦教授表示：「實際上，本校戲劇系應該稱做劇場系才正確，因為系上所有課程均是針對劇場實務而設計，無論是導演、劇本、表演、燈光、服裝、舞臺設計……各方面，都在修習的課程範圍內。前三年是一些必修的課程，大四時同學須針對自己性向，挑選一個科目精修，到了大五尚有一門「畢業製作」，讓學生累積前四年的學習心得，選擇一項劇場工作做為整年的學習方向。總之，系上課程將理論與劇場實務並重，凡是劇場中一切的工作，均由同學自己參與、完成。」

藝術學院先後演出的幾齣劇作如：七十三年度「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演員赤裸裸地挖掘出成長的痛苦和喜悅，和馬森先生的三齣獨幕劇「強與弱、母親、腳色」。七十四年度有活潑、新鮮，表現年輕人對理想追尋的「過客」，以詩意呈現藝術家內心愁苦的「碾玉觀音」；以及融合了動作、獨白、對話、意象和巴哈音樂的前衛作品「變奏巴哈」。七十五年的「專誠拜訪」為德國表現主義經典作的現代

轉化，和表現現代人公寓生活及社會病態的「田園生活」。

藝術學院嘗試各種不同風格的演出，都能够推陳出新，饒富創意。明年該系將有第一屆畢業生，這一批新的人才可望成為劇場新的生力軍，為戲劇界帶來新的活力。

充滿生命力的「海韻」

目前各大專院校普遍都成立有

話劇社團，校園內一些鍾愛戲劇的同學，每次舉辦活動時，往往要為經費問題四處奔走請命，但校方經常抱著不熱衷、不鼓勵的態度來處理戲劇性活動，於是某些社團的活動縱使舉辦了，也常因經費拮据，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這類情形對校園劇運整體發展而言，實是一大敗害。但是，仍有少數學校不但鼓勵學生參與戲劇活動，並主動舉辦

各類大型演出，像推展戲劇活動一直不遺餘力的東南工專，便是一個難得的好典範。

東南工專早在民國六十七年即成立「海韻話劇社」，多年來在蔣志平董事長和校長陳應琮的大力支持下，每年都推出一至兩齣富有時代及創新意義的舞臺劇。如「一棒定江山」、「巧克力布丁」及聯合十五所大專院校共同演出的「斯土斯民」均獲得相當的好評。其後七十三年的「情深深」，七十四年「邊城風雲」，七十五年「轉機」等三齣戲更分別獲得教育部主辦的「大專杯話劇比賽」優秀團體獎和團體精神獎等榮譽。

東南工專如何以一個專科學校而在戲劇方面有如此表現？校長陳應琮說：「工業學校的課程比較單調、刻板，學生應該在課餘培養一些文藝的素養。而戲劇活動正好提供這樣的機會，況且活動本身就具有教育意義，所以學校樂於鼓勵學生參與戲劇活動。」

去年十二月校方特別舉辦了第一屆「東南劇展」，在校園內掀起戲劇熱的高潮；頒獎典禮並比照金馬獎模式，邀請戲劇界名演員擔任頒獎人。該屆劇展為國內工專學校

首次且最盛大的戲劇活動，不但學生反應熱烈，更引起其他教育單位的關注。

首座戲劇圖書館

東南工專不但熱心校園劇運的推展，目前更籌備設立國內第一座戲劇圖書館。該校負責策畫的張紹鐸老師表示：「有中國戲劇導師之稱的李曼瑰教授，生前即有意捐建一座戲劇圖書館，後來卻因種種緣故未能實現，十多年來仍有人未忘此理想。本校董事長和陳校長遂克服諸多困難，使得戲劇圖書館得以成立。」

圖書館將設於該校圖書大樓，蒐集各類戲劇、電影、電視劇本，及各種理論和實務書籍、資料、圖片、錄影帶等，預定在明年正式對外開放，將仿照電影圖書館採會員制度，並舉辦各種研習活動。不過目前最感困擾的是軟體資料的缺乏，張紹鐸老師呼籲各教育單位和戲劇界能够熱心支持，共同為國內首座戲劇圖書館催生。

實驗的新風氣

從戲劇史的觀點來看，當初由「耕莘實驗劇團」改組成立的「蘭



文化大學戲劇系主任李大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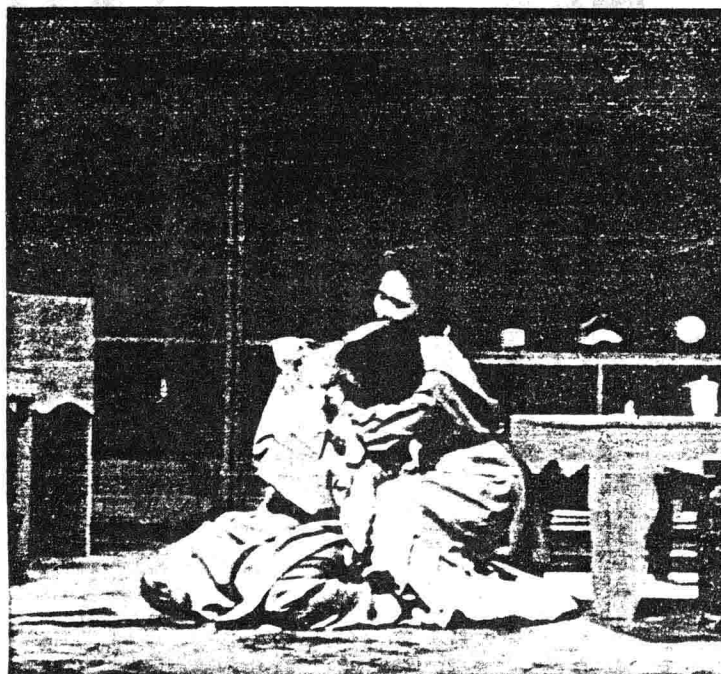
陵劇坊」，先後推出的劇作多是大膽創新，不同於傳統風格的舞臺劇，當時這種新的戲劇形式被稱為「實驗劇」，不但為戲劇界開創了新的局面，其獨特的表現手法在舞臺上更呈現出新的視野。那麼，什麼叫做「實驗」呢？

姚一葦教授認為：「所謂實驗



，應該是永無止盡的嘗試。讓年輕人盡量發揮，做他們想做的事，跌倒了沒關係，再爬起來。」馬森先生也認為：「實驗，也就是敞開大門，容許個人獨特的創作。」

一向以實驗風格濃厚備受矚目的「筆記劇場」，負責人黃承晃表示：「像實驗或前衛這種名詞常會



把戲劇當作表達自我的媒介，說自己想說的話（上為東南工專的「演出」，下為藝術學院「張玉觀吾」）

引起爭議，我們不能將推翻傳統的東西就稱為前衛；我想劇作家在創作時，不會考慮到實驗或前衛的問題，而只會想到用什麼方式把內心的意念表達出來，那才是最重要的。」

「筆記」另一位同仁老嘉華也談到：「我們這一代無論在思考方

式、語言表達各方面均不同於前人，觀念會隨著時代改變，若說我們表達方式不同於傳統便被稱為前衛，那是不正確的。真正的前衛仍是根植於傳統的。」

這種強調實驗和前衛的風氣，

很快就瀰漫到各個校園團體和業餘劇團，一時之間舞臺上成為「實驗

劇」的天下，各類新的表達形式不斷實驗著，頗有蔚為戲劇主流的趨勢。以目前情勢看來，這個實驗尚在進行中，至於何時會出現較為成熟的形式，我們樂觀其成。

走出校園

近幾年，戲劇界出現了幾個新的團體，如筆記、方圓、小塢、大觀……等，這些團體大多屬於業餘性質，其中有不少成員是在學青年，有的因校園社團無法滿足其喜好

，在強烈的興趣趨使下，他們加入業餘劇團；有的甚至自組團體，把戲劇當作表達自我的媒介，說自己想說的話。

這些青年從校園走出來，加入外面的劇團、或自組團體，從正面意義來看，戲劇活動的層面由校園的區域性擴大到社會性的參與，「層面的擴展」對劇運整體起了相當大的提攜作用。如臺大這屆「花城劇展」得獎的兩個團體：環城和DNA劇場，便是學生自組的劇團

。這次更參加了新象小劇場戲劇季的演出，以目前的成績來看，這些新興團體的作品，雖然並不很成熟，至少他們的勇氣值得鼓勵。

小劇場的出現

就在實驗劇風行之時，國內出現了一種新的表演空間——小劇場。因實驗劇的表現手法不同於傳統，而小劇場的空間特質正好可以彰顯許多新創作；再者，一些甫成立的團體，發展初期尚無法進入大型表演場所，而小劇場正好成為他們初試啼聲的最佳場所，於是小劇場逐漸發展成獨具特色的表演空間。

時下有些人將小劇場視為大型製作的縮本，但是小劇場既有其特殊的空間屬性，便應該從「做為大型表演進階」的依附角色中獨立出來，成為一種專有的劇場空間，但是小劇場因為容量小，每次容納的觀眾自然有限，所以在維持和推廣上也有某些困難。國內先後出現過的場所雲門、皇冠和新象，目前只有新象尚提供場地給各個表演團體，並給予某些程度上的補助。

以當前環境來說，國民文化素質提高許多，建築大型的國家劇院固然是必需，但我們也需要類似小

劇場的中、小型表演空間，提供不同形式的戲劇演出，培養不同層面的觀眾，也讓更多新團體有表現的機會，這對整體戲劇環境才有真正提昇的作用。

從劇場出發

話劇活動的推廣是全民性的，近幾年更受到政府文教單位的大力支持，像每年舉辦的話劇推廣週、大專杯戲劇比賽，及以往的青年劇展、實驗劇展等，教育部、文建會均提供大筆資金贊助。再加上近年來，不少留美學人回到國內，有的進入劇場工作，有的在教育崗位上擔任教職，這批新血的注入，也對戲劇界起了振興的作用。

從學院戲劇系到校園社團，再到一些以校園份子為班底的業餘劇團，我們大略可以看出，無論是政府、學校或戲劇團體，均孜孜不倦為整體大好環境而努力。我們希望國內能多成立各種不同風格的劇團，傳統的、古典的、實驗的、前衛的……兼容並包，樹立多元化的藝術走向，並多開發新的表演場所，培養新的劇場人才，新的觀眾，在世紀之交為中國戲劇史寫下美好輝煌的一章。



推廣戲劇活動不遺餘力的東南工專校長陳應琮



●和妻子林秀偉在上戲前無言的對話。

執現代與傳統把手的

吳興國

■文／圖 杜 瀾

和吳君相識經年，最難忘的是他堅實碩朗的笑聲。

他的笑聲正合配著他為人處世的一貫性格，飽含了中國傳統的健康氣質，一如屢次在競賽中奪得獎勵，卻不驕狂的面貌一般。

近年來，他是新秀老生中最為人看好者；從傳統武生到現代感的雲門舞集的舞者，再回轉老生的歷程，他有著多數演員的經驗脈絡，加上幼年期的種種情事，吳君格外的顯現了他珍惜傳統劇型，添加現代力勁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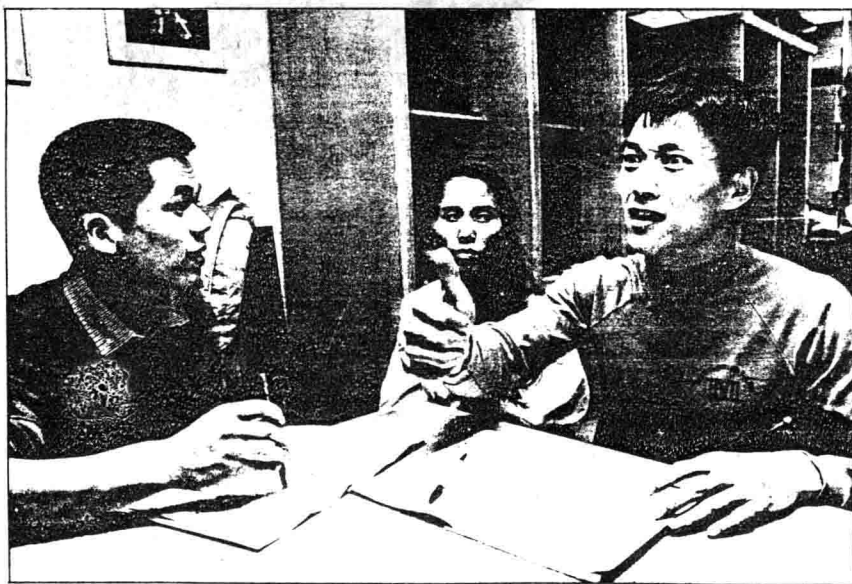
去年初，他便和妻子林秀偉以及一羣友人興起了為傳統國劇實驗的意念，果然，「當代傳奇劇場」在理想和友情的結合下於焉誕生，並結合了現今國劇界新一代的菁英，改編了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中的「馬克白」，把它重組植根於東周的時空中，兌變而成了「慾望城國」的新型國劇。

記憶與往事

吳君最初引人注意，大約是一九七五年參與「雲門」演出許仙之時，他濃稠的中國風味，一度被讚譽為林懷民的最佳詮釋者。然則在此之前，他奮力練演，勤勉用功的往事卻罕為人知。

在他位於山腰的木柵家中，吳君環抱著他一旁嬉戲的小孩，追述起年少時的記憶種種……。

童年的部份在追述間彷彿把吳君的內心底層那一面無法掩蓋的記憶乍然勾挑出來。一九五三年他生在高雄的旗津，未滿一歲



●討論中也有類似台上激昂的做表。

父親便去世了，使他至今仍無法用真實去思索父親的一切……。然後從國軍第一育幼院，華興育幼院到復興劇校的整段少年往事，吳君極早便明白自身的環境狀況。但他並不頹喪，反倒更積極地用心於課業之中。

「在華興育幼院的草地上，恒常獨自看著整個大臺北地區，想著一些不解的問題——你知道那種不能理解別人皆有父親，而自己卻沒有的悲感麼？」

初時進入復興劇校的吳君，並非為了演劇興趣而入學，而是因為早熟的他明白那樣可免去母親極多的負擔。那段早晨四點硬起床，在棍子上，被猛吼猛喝著的時日中，他學會了一些動作，並且也發現了做好這些動作可免去許多被責罰的挫折後，興趣開始誕生了，一種未可名狀的理想在少年的心中植下了種子。

吳君努力的比其它同學早起練功，第四年便被編排唱武生。第一次出演的白水灘，只學了一星期，他演的穆遇奇，至今令人難以遺忘。

復興的第五年，吳君首度出國。在美國一個月間，他每天必須換戲，獨演武生三十分鐘，在那般的年紀，若非有先前用功的底子和用心的情係，想來是不能負擔的吧。

之後吳君便被保送到文化就讀國劇組，他在傳統劇型的基礎已極為穩定後，大二時有了一個他一生中極大的轉變契機。

傳統到現代

「彼時真是一個契機呢！早上十時至晚上十時都在舞蹈場中努力吸收有關西方藝術的、有關前衛舞蹈的、甚至是那些創作的觀念課程，使我感到興奮和怡悅……那是和原來在劇校中全然迥異的方式。」

加入「雲門舞集」給吳君的藝術生命添入了一大片新的活力和色彩。

在「雲門」時期，他跳過「白蛇傳」中的許仙，「奇冤報」、「哪吒」……以至他的妻子林秀偉所編的「大地之歌」。他真



●有時也有癡態，在散戲之後。



實的溶解混合了傳統平劇動作於現代舞中，也在「雲門」期間，有了一個真實的生活開展。他有了家；那位在白蛇傳中的青蛇

——林秀偉也該是吳君創作生命中另一個重要的關鍵吧。

在「雲門」六年後，吳君在現代與西方舞蹈中有了一些愜意，他懷想起多年在傳統平劇所下的苦功，但也為現代舞臺的魔力所吸引，但是，身跨兩處不同的表現媒體究竟不可能。

回轉與再創

幾經思慮，加上彼昔的國劇長者鼓勵，在國劇隊服役時，吳君終於回到傳統劇型之中，向鬚生名角周正榮磕頭拜師，完全投身在國劇之中。

由於從傳統到現代的經驗，吳君重新學習的路徑便較往日知所辨別。他選擇了老生，正是明白了自己在唱工與演技方面的特長。在重習後第一次登場的「戰太平」中，他的出演引起了極多

的佳評。之後甚至被長者侯佑宗譽為臺灣的「李少春」。

重習回轉的路徑間，除開苦心練功，用心習戲外，他耿介的個性並未變易，像他尊師的精神便被引用來教誨此間的劇校學生。

幾年來，他回轉傳統的路上，果然引起了好評多於異議。甚至在今年的國軍戲劇競賽中，他在「肥水之戰」裏的配角，也使評審給予金像獎主角的鼓勵，足見吳君的演技在幾年的圓熟間，已倍受首肯。

他並未炫惑於掌聲間，依舊努力觀摩長者與同輩的演出，依舊居常埋首在書籍之中；他從文學性書籍到美術類書籍皆動輒閱讀，加上他有一位有現代編舞能力也能創作演出極佳的妻子，自然能在主客觀的修正間求得進步。

關於今年戲劇界的大話題——「當代傳奇劇場」的成立，「慾望城國」的演出；吳君想必是感到傳統劇型間的某種難言的僵化危機罷。

幾度看他從初談到排練、化粧與戲服穿戴的新劇成型，不免為他的理想實踐而感到興奮。

這場改編自馬克白的「慾望城國」集結了臺灣新一代的演員與藝術工作者。除開吳君自身之外，由海光劇團的魏海敏擔任女主角，而團長則由吳君的妻子秀偉擔任，幕後的藝術工作者有林環如溫心的服裝設計、登昆艷的舞臺……等。這些人全是義務的，而吳君也用摯情把他們連結起來。甚至龍套演員，有一度我在劇校看吳君與學生對戲，他並無長輩的特異架式，而那些扮演龍套的學生們也流露著敬服的目光與之配合，便可知他在為人處事間之愜性情了。

東西劇型之合演，雖早已在世界各國行之有年，而臺灣也有幾度嘗試，但如吳君如此集結新銳藝術家的出演，畢竟是首度。

他用心但並不計較成敗，那種風貌彷彿我在他「慾望城國」的海報上所見的一般，在滿天詭奇的雲下，崖上的他，有一種無畏的安定呢。

「戲如人生，人生如戲」吳劍虹最深體的體驗。



永遠的吳劍虹

·沒有一種行業，不需要付出血汗·

／胡鼎宗

舞臺上，顧正秋嗓音甜潤，舞姿曼妙，同臺演出的吳劍虹、黃志生也都使出絕活全力卯上；文武場配合翻撲、唸唱絲絲入扣，臺下觀眾如癡如狂。這是國藝中心近年來難得一見的盛況。

三位演員在「漢明妃」中的一舉一動，無不牽動着戲迷亢奮的情緒如夢如醉，直到曲終幕落。

掌聲漸次消散，吳劍虹隨着大家回到後臺卸裝，看着鏡中的自己，往事又浮現眼前。

三十年前，同樣的戲碼，同樣是顧正秋，也是像今晚同樣的滿堂采，祇是初換星移，多數同事都已不再粉墨登場，他却做了那麼多年，如果說有些什麼體驗的話，應該就是「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了。

他一直扮演着小花臉，也就是國劇稱謂中的丑角。

丑角中見真本事

戲中，他的角色往往都是穿針引線、插科打諢的演出，看似簡單，實則不易，因為紅花雖美，總得綠葉烘托，才能相得益彰，所以角色雖小，所負

責任可不輕。

正因為有這種想法，讓他常保一顆奮進的心。在臺上，賣力搭配使劇情更豐美，在臺下，全力以赴讓自己挺得更直，「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就是這樣寫出來的。

想到剛才幾個較高難度的動作，真讓他擔了一陣心，雖然仍舊乾淨、俐落，但總覺得少了一把勁，看着皺紋日多的臉，想到明年就要退休了，他感觸更深。

以前，為了生活奔波忙碌，唱戲的目的很窄，現在，到了該留些東西的時候，有時竟覺得力不從心，而且在自我不斷地要求下，每逢電視臺播出他的戲，他總想迴避，怕的是看到自己不夠圓融的演出，帶給他更多的壓力。

吳劍虹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樂觀中透些無奈，直爽中有些靦腆。

凡是他的朋友，也必然瞭解到他不斷克服障礙的努力與信心，是所有演藝人員中最令人欽敬的典範；從臺下講話不甚流暢，到上臺的伶牙俐齒，機智敏捷，吳劍虹以親身體驗告訴我們「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而在毅力之外，一位成名演員的善體人心，也特別值得留意。

一個灰濛濛的上午，吳劍虹先生頂著微雨到信義路一家飲料店，赴本刊之約。輕便的衣着，紅色的套頭毛衣，顯露出年輕的心境，而且無論臺上臺下，他總讓人覺得精力充足、神定氣閒。

原先，我們約定在他家會面，電話中傳來的是誠摯的歡迎，隨後知道我要從信義路前往木柵，連忙更改地方，他說：「打電話的時候，我太太在旁邊說怎好讓客人跑那麼遠呢？我也想對，就約在你們辦公室附近好了。」

他搓了搓手，伸出厚實的手掌與我握手寒暄，我感覺得一股暖流從他的手掌心傳遞了過來。

五十年浸淫國劇

吳劍虹先生今年六十四歲，從十四歲拜師學藝起，浸淫在國劇藝術裏已經五十年，我們的一席話就從學戲開始。

他是上海市人。從小生活困苦，父親在戲班子討生活，讓他在失學的壓力下，選擇了父親這一行。對日抗戰前一年正式叩頭入門，當時嗜煙的父親只講了這句話：「既然喜歡學，就好好學吧！」

那時候，他想學武生，因為武生在臺上又唱又翻，威風凜凜。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在首任師父那裏學了八年，非但武生沒學着，連一齣戲也沒學會，大部分的時間都去做雜事了。

提起這段做苦工的日子，吳劍虹有些心酸，不過，在艱苦的環境中，也讓他覺悟到要想有些名堂，非得靠自己的努力不可。

他說：「八年的時間讓我改了口音，真下我日後學丑戲的基礎，也夠了。」

回到家裏之後，他父親瞭解了情形，乃請託朋友為他再覓寬師，這次可像掙脫了日寇鐵蹄的八年陰霾一樣，譜出了另一種新生。

王菊笙先生教他學小花臉、高巧童先生教他罵曲，雖然仍是似懂非懂，却逐漸導引了他邁向正確

的戲劇之路。他說：「我就這樣學一點、唱一點，得以在舞臺上創出了一片天地。」

由於沒有受過正式訓練，學識也比別人差，他的成長過程苦澀而艱辛，儘管在臺下說話可以結巴，上了臺非得清脆流暢不可，他忍著心裏的苦，拚命苦練，其間的痛楚實非外人能得知。

他說：「我是真正從基層做起。」從搭班學戲、唱戲，到現在小有名氣，可都是點點滴滴血汗與淚水的累積，靠的是堅定的信心與恆心。

靠苦練點滴累積

而從生活與戲劇的琢磨中，他領悟到「偷東西犯法，偷藝不犯法」的這句話，督促着他力爭上游。達到別人上臺，他就在臺底下仔細看，然後去無存著，等自己上臺的時候就用上了。

「現在我還常看別人表演，把別人的優點盡量融合在自己的演出中，才有進步。」他始終是位不服老、不服輸的演員。

民國三十六年，他隨著張翼鵬、劉玉麟等劇界朋友來到臺灣，搭不同的班，南北奔波。他說：「為了生活必需要不停地唱戲。」直到民國四十七年陸光國劇隊成立，他才安定下來。那段期間就曾經搭過顧正秋小姐的「顧劇團」，在永樂戲院演過「漢明妃」。

進入陸光國劇隊已二十八年了。民國五十四年以「梁紅玉」一劇得到國軍文藝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獎，民國七十四、七十五年，他又連續以「陸文龍」、「泥水之戰」再獲此獎。

他說：「能在紀念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的國劇競賽中得獎，感覺得很榮幸。蔣公的眼光遠大，為振興國劇指示了很多事項，我們身受恩澤，當飲水思源，繼續在工作崗位上不斷精進。」

「不過，接棒是個問題。」吳劍虹換了一下坐姿，左手托住下巴，似乎在尋索着答案。

要努力才有出路

以前在劇校教學生，也到戲劇系國劇組上過課

，他發覺學戲的小孩總為將來出路着想；這雖然是個現實問題，做老師的也無法給予滿意的解答，他還是不厭其煩地告訴他們：「必須要努力，才會有出路。」當然，他更希望熱愛戲劇工作者能獲得更多的保障，讓更多的年輕朋友參與、投入，使這項中華文化的精髓，能一直繁衍下去。

他說：「現在物質生活太好了，一般的學生都不太上進，臺上沒有起色，又怎能要求臺下給你掌聲或鼓勵呢？」這真是一個老演員的由衷之言。

以他自己來說，學戲時候的苦難就像夢魘一般，沒有關懷、沒有照應，只能靠自己。他說：「睡覺的地方就是一床薄棉被，遇到天冷就捲成一團。現在想想，這也是有意義的，讓你絲毫沒有邪念，才能專心一意做事。」

現在的學生，住得好，穿得暖，吃得飽，還有無數的愛心呵護著，結果學起戲來反而散漫得多，這種時代變遷所帶來的困擾，讓吃過苦的他們始終無法釋懷。

對於丑角的人才凋零，他也憂心忡忡。

由於這是劇隊裏的冷僻角色，一般人都不大願意學，即令學了也常因生活問題半途而廢。他細數着現在年輕一輩的丑角，眼神中多了些無奈。

不過，對於兩位前輩周金福、于金鐸的孜孜不倦，他是滿心地欽敬。

這兩位先生是北平戲曲學校畢業的科班生，劇藝之精湛為當代推崇，雖然只比他大了五、六歲，吳先生仍以晚輩自謙，而他從周先生那裏，學到了不少東西。

他說：「我們扮什麼就要像什麼，這是演戲最重要的地方，也就是要多揣摩劇中人物的性格，才能演得好。」

蘇白腔冠絕一時

談起演戲，他目光犀利起來，幾十年的經驗，讓他對各種角色都能收放自如，再加上冠絕一時的蘇白腔，在這一行他可是有多方面的才華。

他說：「演出之前精神一定要集中，也就是專



心在戲裏面，不能有任何的雜事和雜念。」就以這次金像獎競賽而言，公演前兩天，他除了排戲之外什麼也不做，就是要集中精神，全力以赴。

這也就是「精」和「誠」的一種表現。

所以他演丑婆子或奸臣，戲份雖不重，却十分搶眼，能得獎自是實至名歸。

他也很能接受別人的指點，每次演出後，他都要請資深同仁講出缺點，然後互相研討改正。有時候，也會把唱過的戲錄音下來，邊放邊注意缺點，給自己做個參考。正因着「勤」這個字，他才能克服障礙，留下一段難得的佳話。

由戲談到人生，他的語氣平實帶着些拙樸。

「我從小沒唸多少書，靠着在戲班裏教書學得很有限，實在講不出什麼道理。」他記得父親曾經講過，與人相交要淡淡的，所以他一直都是以「君子之交淡如水」自處。

他說：「我認為誠實地講是對的，而且別人有

困難的時候去幫助他，才是好的。」唱了一輩子的戲，他很少與人有过節，就是靠的這些。

而無論在臺上臺下，他都盡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毋寧說是一種成功的人生觀吧！

目前他每天早上都要練功，到住家後面的山脚動動筋骨，潤潤嗓門。他的家也是讓人羨慕的。

他說：「我從小飽受失學之苦，所以儘量送小孩去唸書，我們又有教育補助金，所以四男二女就這樣帶起來了。」在這方面，他的太太是標準的賢內助。

如今，六個子女各有所成，大兒子且已官拜陸戰隊中校，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沒有孩子繼承他的衣鉢。

吳劍虹笑着說：「我讓他們各自依興趣發展，祇要做個對國家、社會有貢獻的人，就行了。」

跳過生活中的點滴，他對傳統戲劇的式微，有些自己的看法。

他說：「現在是個重視宣傳的時代，郭小莊小姐的戲很多年輕人都看，就是拜宣傳之功，但國劇的宣傳往往不能立竿見影，所以要想推廣開來，也是不容易。」

年前，他曾隨郭小莊巡迴各地公演，看到那麼多年輕觀眾來看戲，心中無限感慨。他覺得，國劇的美是可以留得住觀眾的，但是必須要多加改編，才有辦法吸引住觀眾。

他說：「如果演的就是那幾齣，觀眾看膩了，怎麼還會來捧場呢？」

下苦功必有收穫

當然，演員的敬業精神更重要。他認為「下了苦功，一定能有好收穫。」就這一點來說，他很佩服陸光劇隊的同事楊傳英先生。

楊傳英是票友轉為職業演員的，對國劇有著一股執着，經常整理老戲看手稿，並指導後進。二個月前和他一樣獲得了最佳主角指導老師獎，唱起戲來中規中矩，一絲不苟。

吳劍虹說：「將來國家戲院蓋好之後，我認為

應該有個實驗劇團來振興劇運不可，至於遴選的人和計畫，都要靠良好的制度，才能把國劇真正發揚光大。」

而當前最重要的工作，他認為是培植後進人才，尤其是文武場，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他說：「奉承的話人人都愛聽，但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年紀漸漸大了，心裏很想做好，體力却有了問題。」為了能讓國粹薪傳久遠，老一輩的藝人怎不心急如焚！

吳劍虹先生摸了摸光可鑑人的頭皮說：「做丑行的一定要這樣才有精神，看起來才帥氣，但是在年輕時可不這麼想，他們認為馬虎點算了，關鍵就在這裏。」

這就像他的際遇一樣。

如果沒有堅持，他的上海話永遠改不成京片子，如果沒有信心，他的結舌永遠難登大雅之堂，如果沒有決心，他的學識永遠沒法讓他闖出一點名氣的。

冷飲店裏的黃燈光投射在吳先生臉上，光頭下的五官充滿了平和的神態，的確，這就是一種美感，主要看自己是如何地深入其境。

他告訴我兩件事，事情雖小，却足以看出他這個人來。

一件是五年前戒菸的事。那時候他菸抽得兇，咳得厲害，想到還要靠嗓子吃飯，說戒就戒了。

一件是他很想利用時間把劇本修改修改，但是一來演出太忙碌，二來看不懂的字甚多，也就無法參與這個工作了。

直爽和實話實說，正是一個演藝人員令人尊敬的地方。

今年他離開劇隊後，可能就要退隱了。不過，無論如何祇要他踏上了紅氍毹上，觀眾們所見的，將不僅是一位邊配角色的實力演出而已，他苦修苦練的傳奇，將流傳在每個喜愛國劇的朋友心中。

老演員把我的手捏得好緊，我目送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潮裏，想着他在「三插花」邊舞邊唱中的身段，不知我能否把他描繪成什麼樣？